

中 / 国 / 传 / 统 / 文 / 化 / 知 / 识 / 小 / 丛 / 书

ZHONGGUO
CHUANTONG
WENHUA
ZHISHIXIAO
CONGSHU

41

阵法 十八般兵器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小丛书》

阵 法 刘 庆 编著

十八般兵器 钟少异 编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小丛书》

编委会

主 编	胡维革	
副主 编	陈立忠	胡晓岩 郝国昆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晶娜	田毅鹏
	厉永平	李书源
	陈立忠	陈虹妮
	周玉和	郝国昆
	胡晓岩	胡维革
	赵永春	程舒伟
	雷 庆	颜震华
	魏克威	
责任编辑	刘慧杰	

前 言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凝结着炎黄子孙改造世界的辉煌业绩，包含着华夏先哲的无穷智慧，是先民留给今人的一份极其丰赡、弥足珍贵的宝藏，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一朵璀璨的奇葩。今天，如何使这一东方文化瑰宝为当今世界所用，使其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大业服务，是当代国人学子肩负的神圣责任。对于青少年学生来说，如何继承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接受中华民族优秀统文化的熏陶，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自己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四有”新人，以肩负起两个文明建设的历史重任，更是时代赋予的宏伟重托。为此，我们编写了这套《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小丛书》。

这套丛书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具体文化事象立题，共选择100种文化事象，每两种文化事象为一本，共50本。在具体操作上，我们力求内容科学准确，文字潇洒飘逸，风格新颖别致；既注重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又着眼于现实借鉴和运用；既写清每一种文化事象的来龙去脉、历史沿革、目前状况、文化蕴含，又将与此事有关的传说、故事、诗文、人物等囊括其中；夹叙夹议，文史交融，妙趣横生。总之，我们期望这套丛书能够起到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传播传统文化知识、宣传典雅、崇高真善美的作用，对广大读者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面对浩瀚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这套小丛书只能说是在海

边采撷了几个小小的贝壳，远谈不上包罗净尽、解说确当，更不待说尽其精要、毕发奥旨了。为此，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教，以期日后有以改正提高。

编 者

1998年1月1日

目 录

阵法	(1)
一 洛书与古代阵法的起源	(1)
二 “鸟阵雁行”的车战战阵	(4)
三 魏舒与步兵战阵的复兴	(8)
四 撩开地下王国的神秘面纱	(11)
五 诸葛亮与水、旱八阵	(13)
六 因形制变七军阵	(17)
七 步入歧途的御制阵法	(19)
八 故弄玄虚的奇门遁甲	(21)
九 戚继光与鸳鸯阵	(24)
十 难以割舍的“泥古”情结	(28)
十八般兵器	(43)
一 从十八般武艺说起	(43)
二 十八般兵器漫说	(46)
三 其他兵器简介	(67)
四 余话	(77)

阵 法

南阳诸葛亮，稳坐中军帐。

排起八卦阵，单捉飞来将。

这首在中国妇孺皆知的谜语诗，虽然是描写蜘蛛的，字里行间却充满了对变化莫测的古代阵法的崇敬之情。

确实，在中国古人的眼里，那冷兵器时代辽阔战场上的千军万马，能随着金鼓号角的召唤和指挥，变换队形，协同动作，似乎可以产生无穷的威力和超人的能量。善于运用阵法，便掌握了克敌制胜的法宝。依靠它，弱可以胜强，小可以困大，就连毫无生命的沙石树木，一旦被排列成阵，顿时可以腾空而起，四下游走，遮云蔽日，毁兵伤人。例如，中国著名古典小说《水浒传》第八十八回中，就有宋江与辽兵大斗阵法的详细描写：

宋江率军兵在幽州地面与辽军对阵，但见辽军排列好“太乙混天象阵”，该阵“如鸡卵之形，屯扎定时，团团似覆盆之状。旗排四角，枪摆八方，循环无定，进退有则”。此阵变化无穷，交加莫测，一贯能征善战的梁山泊官兵3次与之交锋，都是惨败而归，损兵折将，连骁勇的黑旋风李逵也被辽军挠钩搭住，活

捉去了。后来多亏宋江梦中得仙女传授五行相生相克的破阵之法，乘夜进兵，才最终转败为胜。

那么，阵法真的是如此神妙吗？它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舞台上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这正是下面我们要逐一回答的问题。

一 洛书与古代阵法的起源

在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认识思维能力也不高的古代中国，人们总喜欢将一些事物的起源与圣人、仙人联在一起。在一部名叫《黄帝玄女战法》的兵书中，阵法的起源便被说成是九天玄女的恩赐。原来传说黄帝与蚩尤交战时，曾屡次失败。后来，他遇到一位人首鸟形的女子（即九天玄女），授予他一部兵书。黄帝将兵书交给大臣风后。风后精心揣摩，将书中内容归结为19个字：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机。无独有偶，前面提到过的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中，也设计了一个极为相似的情节：宋江到梁山泊聚义后，在回家迎老父上山的路上遇险，幸亏九天玄女搭救，并赠他天书3卷，日后在排兵布阵时派上了大用场。

其实，阵法既不是什么神仙的赠予物，也不是哪位圣人灵机一动的创造，而是冷兵器时代人们进行大规模暴力活动的必然产物，是在漫长的暴力活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它的历史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先民们为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求得生存，攻击野兽以获取食物的时代。

近些年游览过河南省洛阳市王城公园的人，大概都不会忘

记公园内陈列的那块巨大石头。凸凹不平的石面上，稀稀落落不规则地凿出数十个星点，构成一幅奇妙的图形——洛书。传说这个图形最早见于大禹时代从洛水中爬出来的一只神龟的脊背之上。但它的寓意是什么？历史上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它预示着天下将分为九州，而大禹也确实依据洛书这样做了。也有人认为它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星象图。还有人指出，它是中国最古老的阵图。因为原始社会早期，人们主要使用石块、木棒充当武器，单靠个体的力量很难杀死老虎这样的大型猛兽，必须讲求群体配合，按照统一的命令和事先排列好的队形，从不同方向同时向老虎发起攻击。久而久之，这种攻击队形便固定下来，称为“打虎公约”。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洛书图形上的星点，即代表着人所站立的位置。

且不说“洛书是中国最古老的阵图”这一说法是否成立，阵法起源的确与古代狩猎活动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大家知道，在中国古代的夏商西周时期，军事训练主要是通过平时的狩猎活动来完成的。因为狩猎时的队形与作战时的队形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只不过是对手由手执兵器的敌人改为自然界的禽兽。在娱乐性较强的狩猎活动中可提高人们相互间的协同配合能力，这种被称为“春搜秋狝”的军事训练遂成为一种制度长期延续下来。不仅中原的汉民族是这样，中国古代边疆少数民族将昔日与野兽搏斗的战斗队形直接用于作战的例子也很多。据宋朝人编撰的《三朝北盟会编》一书记载：

北宋使臣奉命前去拜访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时，见到他每一次打猎，都与手下将领投掷箭矢以决定各部落军兵狩猎位置，然后“放部军马单行。每骑

相去五、七步，接继不绝，两头相望，常及一二十里。候放围尽，阿骨打上马去后队一二里，立认旗行。两翼骑兵视旗进趋，凡野兽自内起外者，四周得迎射；自外起内者，须主首先射。凡围如箕掌徐进约三四十里近可宿之处，即四稍合围渐促，须臾作二三十匝，野兽迸走或射或击，尽毙之”。这种围猎阵形，在后来女真骑兵与辽军和宋军的作战中被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成为两翼包抄阵法。当时的宋朝使臣也觉察到二者间的承继关系，得出结论说：女真人“行军布阵，大概出此。”

二 “鸟阵雁行”的车战战阵

虽然我们知道最初的阵法与人类狩猎队形有很密切的关系，但上古史料的贫乏，使人们无法想象最初华夏先民们运用于战争中的阵法究竟是什么样子。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商代前期，战争样式以步战为主的情况看，中国古代最早在战争中使用的阵，大概是步兵方阵。因为在河南安阳殷墟小屯C区发现的一群祭祀坑中，就有按照当时方阵位置挖掘的近百个排列整齐的长方形葬坑，内葬步卒300人左右。但组织形式较为成熟，运用自如且名目繁多的早期战阵还是商代中后期到周代盛行的车战战阵。

车战是源于中国夏代，至商代晚期才形成一定规模的作战样式。它的主要装备是由2匹马或4匹马驾挽的木质战车。战车上载3名甲士，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执弓射箭，右

方甲士执戈、矛等长兵器负责格斗，居中者则负责控马驭车。每辆战车后面还跟随有一定数量的步兵。战车的出现固然可以大大提高军队的突击能力，同时也对战场地形条件和作战指挥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通常情况下，战车都是在保持自己宽大的编队队形的前提下，伴随着缓慢的鼓点徐徐前进。接近敌人时，车上甲士以弓箭射向敌人；敌对双方战车交错时，车上甲士以长兵器进行格斗，直到最后马毙车毁，甲士们弃车肉搏。这时战车的前进速度是相当慢的，还要不时停顿下来整理略显紊乱的阵形，然后继续前进。商朝末年，周武王领兵车 300 辆、虎贲 3 000 人伐纣时，曾事先宣布：“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勉哉！不过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这样的阵形显得过于呆板，行动速度也慢，但充分发挥了整体的威力，尚未交锋已给敌人心理上造成巨大压力。不过，在地形条件或其他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将帅们还是愿意发挥战车的冲击力，“车骤徒趋”，高速突破敌人的阵形。

春秋时期，车战的规模日益扩大，逐渐摆脱了原先双方列好阵势，才击鼓为号，发起攻击的惯例，更注重战斗的突然性。人们或利用敌方渡河过半，尚未列成阵势便发起突然袭击；或利用晦日（即月终之日，古人认为其时忌讳用兵）、晨雾发起攻击；或利用两翼或一翼进行翼侧攻击，由此进一步丰富了车战战法内容，并影响到战车编组队形的变化，出现了方阵、鸟阵（雁行之阵）、鱼丽之阵、荆尸之阵等不同的阵形。

1. 方阵（图一）。该阵是中国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阵形之一。它阵形整齐，四方如绳，或为正方，或为长方，形成了宽大的对敌作战正面，靠对敌实施全正面攻击而夺取胜利。它最初多为步兵所使用，战车方阵是由步兵方阵发展而来的。其结

构特点，按照《孙膑兵法》所说是“酺中厚方”，即中间配置兵力较稀疏，四旁配置兵力较厚密。其编队原则为“五车一长，十车一吏，五十车一率，百车一将”（《六韬·均兵》）。通常5辆战车为一横排，前后两列10辆战车组成一个小型方阵，由吏来统领。以此为基本单位，按双翼编组原则编成左、右两翼，每翼从前向后排列50辆战车，由率来统领。整个由100辆战车构成的战车方阵由将来统一指挥。

如此大规模的车阵要想行动起来，需要宽达140步的平坦地形。而这种战场环境在当时的战争中并不是总可以遇到的。作为变通方法，古人又规定，当地势狭窄，道路坎坷时，可以采取两队战车（共20辆）左右或前后编组的方法，以克服大型战车方阵行动不便的缺陷。不过，随着中国古代战法由商周时期的简陋、呆板向春秋战国时期更机动、灵活的方向发展，大规模的车战方阵逐渐被人们弃置不用，代之以鸟阵、鱼丽之阵等新的阵形。春秋时期，方阵被称为“拒”（同矩），往往不是作为单独的战阵，而是作为鱼丽之阵的组成部分之一存在的。

2. 鸟阵（图二）。即雁行之阵，该阵也是中国最古老的阵形之一。传说夏末商初时，商汤伐桀，便“以车九辆鸟阵雁行”（《墨子·明鬼下》），取得作战的胜利。其阵形系以1辆战车居前，8辆战车分成两翼居后，恰如大雁飞行时惯用的“人”字队形。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也证明，类似的阵形在商代已经出现。殷墟小屯C区遗址曾发现5辆战车遗迹，呈“品”字形分布。前面3辆居中为纵队，后面2辆成横列分居左右，初步显示了中军与两翼相互配合、掩护的意识。与攻防功能兼备的方阵不同，鸟阵可以充分发挥战车运动速度快，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接敌的优长，同时也可以避免战车相互拥挤、遮挡，影响

弓箭威力发挥的弊病，具有攻防兼备的特点，在车战阵形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更重要的是，鸟阵体现了战阵因地、因敌、因势变化的基本原则，在狭隘的地形条件下，可以排成纵队，相跟而进；在宽阔的地形条件下，可以散为横队，驰敌射击；张开两翼，可以围裹敌阵；聚成一处，可以御敌固守。所以宋人曾公亮等称赞它“前锐后张，延斜而行，便于左右，利于周旋”（《武经总要》前集卷七）。

3. 鱼丽之阵。该阵是春秋时期郑国军事家子元首创的一种车战之阵。公元前 707 年，周桓王率兵伐郑，郑军在子元的策划下，以“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阵，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左传》桓公五年），一举击败骄横的周桓王。按照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这种战阵的基本构成单位是一战车在前，步卒在战车两侧稍后的“品”字形队形。由此进一步构成前后为横队，中间为纵队，形如“Ⅰ”字的鱼丽大阵。它“承偏之隙而弥缝缺漏”（杜预《左传》注），基本构成单位兵力密集，车兵、步兵俱备，综合战斗力强；而整体上又属于疏散阵形，前后两翼行动灵活，适合在较为复杂的作战地形上使用。所以后世盛传的所谓孙子累置阵、吴起卦阵、诸葛亮虎翼阵等都与它一脉相承，队形结构上大同小异。

4. 荆尸之阵（图三）。该阵传说为楚武王所创，是楚军惯用的行军之阵。公元前 690 年，楚军伐随就使用过这种军阵。其形式为“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左传》宣公十二年）。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楚军在行军时，队伍主体分为左、右两部分，右翼为战斗部队，随着将军之辕（战车）进退，左翼为辎重部队，负责安排全军的粮秣、宿营；队伍最前

方为前哨部队，负责侦察、警戒；居于中间的是全军指挥部；最后是后卫部队。该阵的特点是行军功能与警戒功能合一，《左传》称它“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在发生遭遇战斗时，仍可迅速作出反应，不致于乱成一团。荆尸之阵的出现，适应了春秋时期讲仁义、重军礼、阵而后战的作战思想已逐渐被人们所抛弃，行诈计，用诡道思想日益盛行的社会发展趋势，也标志着春秋中期以前那种作战双方局限于狭小地域，只作简单的一次性正面冲击的战法已经过时，作战时间更长、作战地域更广、作战行动更复杂的新的野战样式的诞生。其后，许多军事家以此阵为基础，进一步加工修改，创造出一系列既可以保证行军安全，又可以随时与敌人战斗的战阵。如公元前 550 年，齐庄公在伐卫时部署的战阵（图四），包括先驱、申驱、启（左翼）、肱（右翼）、主军、大殷 6 个部分。与荆尸之阵相比，除了将前锋分为两个梯队，增加了它的战车、兵员数量，增强了它的作战能力外，其他都是一样的。在此前后盛行的车战五阵，也是由荆尸之阵演变来的。其阵（图五）系以 25 乘战车为前锋一梯队，50 乘战车为前锋二梯队，81 乘战车为右翼，27 乘战车为左翼，125 乘战车为后卫，形成一个兵力配备前弱后强的阵式。作战时，先以前锋两个梯队轮番与敌交战，试敌虚实。然后左右两翼包抄敌后，作为主力的后卫正面与敌交锋，围歼敌人。

三 魏舒与步兵战阵的复兴

公元前 541 年，晋国大将魏舒与狄军突然遭遇。由于战场

地形狭窄，庞大的战车阵势无法展开，魏舒大胆改革，“毁车以为行”，将战车上的甲士和步卒混编在一起，“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并部署有少数极少的“偏为前拒”（图六）（《左传》昭公元年）。它虽然是步兵复兴后出现的第一个战阵，在结构原理上却是“舍车而法在其中”（《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与车战的五阵没有多大差别。看惯车阵的狄军见晋军纷纷从战车上跳下来，排成步兵战阵，对其嘲笑不止，结果在晋军的攻击下大败而归。

魏舒“毁车以为行”的举动，虽然是在地形条件不利的情况下的一种应急措施，却反映了步兵代替车兵的历史必然性。原来，随着作战地域向平原、山区、水网地带延伸，随着大批未经任何车战训练的农民纷纷加入到军队中来，随着更多的城塞攻防战代替速战速决的野战，那些对作战地形要求苛刻，对作战士兵军事素质要求高并且不具备攻城能力的车兵日渐衰落。尤其是战国时期，远比弓箭威力强大的弩被普遍装备部队，步兵能够在宽大的正面上有效地遏制战车的冲击，昔日雄风不再的车兵不得不谥然退出战争舞台。

步兵的兴盛对步兵阵法的丰富和发展提出了迫切要求。前文说过，步兵方阵是中国古代最早在战争中使用的战阵。可惜在后来的漫长历史上，它主要是作为车阵的附属物存在，缺少自己独立的生存机会，一直没有什么发展。步兵复兴之后，其战阵排列的最初参照物只能是车战战阵。事实上，魏舒正是这样做的。好在车战战阵本系车、步兵混合编组的产物，在对攻防能力和机动速度的追求上也与步兵战阵相似，所以战国时期的步兵战阵有相当多是直接继承车战战阵而来的，如方阵、雁行阵等。不过它们不是对原有阵式的简单照搬照套，而是根据

步兵作战的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并大胆创造新的阵式，以适应日益复杂的作战地形和作战样式的需要。

战国时期步兵战阵阵式繁多。据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本《孙臆兵法》介绍，其著名者有：

1. 方阵。这是一种大将居中，四面士兵壁立，便于统领指挥的阵式，特点是薄中厚方，结构与车战方阵大体相同。

2. 圆阵。这是一种运转自如，便于攻守的阵式，其形制因简文残缺，不可而知。

3. 锥形之阵。这是一种兵力呈锥形部署，便于突破和割裂敌人的阵式。其特点是“卑之若剑，末不锐则不入，刃不溥而不刳，本不厚则不可以列阵。是故末必锐，刃必溥，本必鸿，然则锥行之阵，可以决绝矣”（《孙臆兵法·十阵》）。意即该阵形如利剑，剑锋不锐利就不能刺入，剑刃不薄就无法截断物体，剑身不厚实就容易折断。所以锥行阵的前锋必须锐利，两翼必须扩张能力强，后续部队要兵力雄厚，才可以突破敌人阵形。

4. 雁行之阵。这是一种脱胎于雁行车阵（鸟阵）的步兵战阵，主要功能是用于接射，即对付弩战之用，阵式与雁行车阵同。

5. 钩行之阵。这是一种便于变换战斗队形的阵式。其结构为“前列必方，左右之和必钩”（《孙臆兵法·十阵》），即是中间为方阵，左右两翼弯曲如钩。

6. 八阵。这是一种由步、骑、车不同兵种混合编组的军阵。其“阵三分，每阵有锋，每锋有后，皆待令而动。斗一守二。以一侵敌，以二收”（《孙臆兵法·八阵》）。当车兵和骑兵配合步兵作战时，要根据战场地形的不同特点，决定其编成比例。在平坦地区，编成更多的战车以供驰驱；在地形险峻的山地，编

成更多的骑兵，执行迂回、奔袭任务；在道路崎岖、树林茂密的厄地，则要使用弩兵。3类兵种分别编组，但都统一在大八阵之中，使其各自优长都得以发挥，并能相互配合，掩其所短。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阵法已开始步入成熟时期。

四 撩开地下王国的神秘面纱

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家们所创造的各式战阵不仅在战争中得到广泛运用，而且被兵家记录整理下来，附于兵书之中传于后世。汉朝建立后，曾3次派人整理兵法，搜集著录的阵图多达43卷。可惜的是，这些阵图在历史上已全部遗失，后人不得不从史籍和兵书的简略记载中猜测先秦阵法的样式，许多臆会揣测之说纷纷出现，对古阵法推衍也越来越玄。

1974年春天，古都西安郊区西杨村的农民打井抗旱，无意中从井底挖掘了同真人躯体一样大小的“瓦爷”——秦陵兵马俑。在随后的大规模考古发掘中，这个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的秦陵兵马俑军阵的神秘面纱终于被撩开，人们可以通过这一形象的阵法图谱，来了解秦军阵形排列的真实情况。

秦陵兵马俑目前发掘出3个俑坑。

一号坑是一个长方形军阵（即矩阵），由战车和步兵相间排列。前锋为3列横队，每列68人，共204人，皆为手持弓弩的轻装步兵俑。前锋身后是战车和步兵相间排列的38路纵队，构成了该军阵的主体部分。该军阵与前锋队列垂直的两条边，各有一列背朝内、面向外的步兵俑，保护军阵的两侧不受袭扰。全阵最后有3列步兵俑，最后一列面向外，这是负责警戒后方的